

田纳西·威廉斯新论

The Homosexual Subtext in
Tennessee Williams

李尚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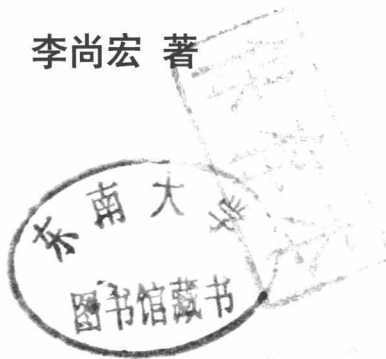
I712. 073

7

田纳西·威廉斯新论

The Homosexual Subtext in
Tennessee Williams

李尚宏 著



SEU 2481997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纳西·威廉斯新论/李尚宏著. —上海: 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 2010

(外教社博学文库)

ISBN 978-7-5446-1997-4

I. 田… II. 李… III. 戏剧文学—剧本—研究—美
国—现代 IV. I712.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4095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李 欣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字数 24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997-4 / I · 0157

定 价: 24.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博 学 文 库

编 委 会 成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姓 名	学 校
王守仁	南京大学
王腊宝	苏州大学
王 蕾	北京师范大学
文秋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
石 坚	四川大学
冯庆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吕 俊	南京师范大学
庄智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世生	清华大学
杨惠中	上海交通大学
何刚强	复旦大学
何兆熊	上海外国语大学
何莲珍	浙江大学
张绍杰	东北师范大学
陈建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胡文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秦秀白	华南理工大学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黄国文	中山大学
黄源深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程朝翔	北京大学
虞建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戴炜栋	上海外国语大学

出版说明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始终坚持“服务外语教育、传播先进文化、推广学术成果、促进人才培养”的经营理念,凭借自身的专业优势和创新精神,多年来已推出各类学术图书 600 余种,为中国的外语教学和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展示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成果,并为广大优秀的博士人才提供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外教社博学文库”。该文库遴选国内的优秀博士论文,遵循严格的“专家推荐、匿名评审、好中选优”的筛选流程,内容涵盖语言学、文学、翻译和教学法研究等各个领域。该文库为开放系列,理论创新性强、材料科学翔实、论述周密严谨、文字简洁流畅,其问世必将为国内外广大读者在相关的外语学习和研究领域提供又一宝贵的学术资源。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自序

本书的基础是我于200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田纳西·威廉斯作品中同性恋内容揭示》(*The Homosexual Subtext of Tennessee Williams*)。2004年至2005年间,我有幸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英国剑桥大学英语系学习。虽然英国并不是研究美国作家最理想的地方,但是,剑桥大学有着丰富的资料、优秀的师资和追求卓越的学术传统,这些都无疑为博士论文的写作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博士论文是用英语写作的。但本书并非博士论文的简单翻译,在很大程度上讲,几乎是重写。自博士论文完成以后,我一直努力对其进行充实、提高和完善,并将部分内容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语》等刊物发表。与博士论文相比,本书结构得到扩展,内容得到充实,质量得到提高。

田纳西·威廉斯生前是同性恋;同性恋在其创作中居核心地位,任何研究都无法回避。本人在研究中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其作品中的同性恋主题及内容予以严肃的学术阐释。

在博士论文和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博士期间的导师李维屏教授始终给予我莫大的关怀,在结构、思想、质量、格式等方面都严格要求、悉心指导。我硕士期间的导师虞建华教授对博士论文和本书予以较高的评价,一再鼓励,多次帮助。两位导师对我长期的关心、培育和扶持令我无限感激,每每想起,心中充满敬佩和感恩之情。

II 复旦大学的张冲教授和杭州师范大学的殷企平教授在阅读本书初稿之后予以很高的评价。感激之余,我深知两位教授的褒奖更应该是我努力的方向。

我的同事、好友张和龙教授、陈雷博士以及师兄孙胜忠教授阅读了本书的部分内容,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本书的部分内容能够在国内高水平的刊物发表,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在质量、格式方面的建议和把关。陈雷博士、迟晓虹博士、蒋艳梅博士不厌其烦地在所在的剑桥大学、多伦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校区)为我查阅、复印了大量的资料。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研究无疑会异常艰难。

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本书提供出版的机会。特别感谢文字编辑室主任梁泉胜女士在编辑期间给予本人的理解、建议和帮助以及本书责任编辑李欣女士认真细致的工作。

我的妻子李自洁女士是名律师。尽管背景并非文学专业,但她对本书的撰写予以了最大的支持。在我写好每个章节的初稿后,她都认真阅读,并提出大量结构、逻辑、字词等方面的修改意见。我常说她是我身边的导师和第一读者,这并非戏言。

田纳西·威廉斯是一个重要的作家,目前国内对他的研究还比较少,还没有研究专著。但愿本书能够称职地填补空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方便。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疏漏。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教。

李尚宏

2010年8月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有些模糊,有些清楚 ——同性恋主题和内容的表现方式	14
第二章 “错觉”与“真相” ——重读《玻璃动物园》	30
第三章 悲剧并不发生在舞台上 ——《欲望号街车》主题辨析	45
第四章 谁是那只“猫”? ——重读《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60
第五章 吃人与自然 ——《突然间去年夏天》中的吃人情节分析	76
第六章 自寻毁灭的救主 ——《奥菲斯降临》等作品中“拯救”的象征	90
第七章 田纳西·威廉斯的“二重身” ——重读《夏与烟》	106
第八章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玫瑰文身》中性解放主题的背后	118

第九章	妈妈,我为什么如此孤独? ——老年女性形象分析	135
第十章	虚伪、凶残是你们的名字 ——反面人物形象分析	150
第十一章	樊笼与囚鸟 ——《现实大道》中“囚禁”的隐喻分析	165
第十二章	无足之鸟风上眠 ——“逃亡一族”形象分析	182
第十三章	哭泣的诗人 ——同性恋艺术家形象分析	198
结 语		221
参考书目		229
附录一	田纳西·威廉斯大事年表	235
附录二	田纳西·威廉斯作品一览表	253

绪 论

讨论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 1911—1983)作品中的同性恋内容,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尽管威廉斯本人声称在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先后与两个女孩子有过浪漫的男女关系,¹但是,自27岁第一次同性性爱经历以后,他终生都是一个彻底的同性恋者。他的作品中最常见、最关键也是最深刻的内容都和同性恋有关。总体而言,由于威廉斯在创作中给同性恋主题和内容披上了复杂的伪装,观众/读者甚至专业研究人员对他的总体创作思想存在严重的误解,对其作品的理解也因此往往比较肤浅。

威廉斯于20世纪40年代成名,与尤金·奥尼尔和阿瑟·米勒比肩,被称为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学术界对他的关注和研究稍显滞后,南茜·蒂什勒在60年代撰写了研究威廉斯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此前的大量剧评不属于学术研究)。80年代以来,有关威廉斯的研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迄今为止,国外出版了大量关于威廉斯的传记、专著、论文集,以及在学术刊物和网络上发表的论文。美国新奥尔良市设有每年一次的“田纳西·威廉斯文学节”,其间举办学术研究和戏剧表演,建有专门的网站;中田纳西州大学1998年设立“田纳西·威廉斯研究协会”,每年举办大型学术活动,出版论文集,也有专门网站。英国《剑桥文学指南》系列丛书把威廉斯列入第一批作家。

在众多研究中,紧密结合威廉斯的同性恋性取向,或者以此为出发

点的研究屈指可数。1989年,当约翰·克拉姆以同性恋为视角研究威廉斯的个别作品时,他不无遗憾地感慨道:“虽然同性恋视角已经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传统,但是,对田纳西·威廉斯作品中的同性恋因素的研究还仅仅是刚刚起步。”²进入新千年以来,美国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针对威廉斯的学术研究更加兴旺。但是,系统地结合威廉斯的同性恋性取向和经历解读其众多作品的研究仍寥寥无几,自然也谈不上广泛和彻底。时至今日,也只有约翰·克拉姆、大卫·塞弗兰和迈克尔·潘勒三位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有相当的深度和系统性。

约翰·克拉姆对威廉斯作品中的同性恋因素的研究始于1989年。是年,他撰写的论文《有些模糊,有些清楚——田纳西·威廉斯作品中的恐同话语》发表在美国《南大西洋季刊》上。五年以后,他在自己的专著《表演同性恋——现代戏剧中的男性同性恋》及其修订版《表演同性恋续谈》中都辟有专门章节,在欧洲和美国对同性恋的舞台表现的大框架下,大篇幅地探讨威廉斯戏剧中的同性恋因素,对《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突然间去年夏天》等作品做了较有深度的探讨,揭示了威廉斯当年如何在百老汇以及其他美国著名剧院上演包含同性恋内容的作品,同时又没有被检查部门惩罚。在此之后,约翰·克拉姆继续从同性恋视角研究威廉斯。《剑桥文学指南》丛书威廉斯卷中包含约翰·克拉姆题为《自愿牺牲的猛男和到处漂泊的女性》的文章;该文对威廉斯部分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做了有益的探讨。

大卫·塞弗兰著有《共产党、牛仔和性变态——阿瑟·米勒和田纳西·威廉斯作品中的男性特征的政治》,于1992年出版。在书中,塞弗兰比较深入地讨论了威廉斯部分作品中有关同性恋的艺术表现与反映。他认为,威廉斯的作品及其思想挑战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普遍被人们深信不疑的政治与性、公开与隐私之间的对立,而这些“二元对立对正常的性别身份的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³塞弗兰分别从政治和同性恋两个角度出发,揭示了威廉斯对传统男性和女性身份的颠覆的根本目的在于瓦解男权主义在美国社会中的强权统治,并进而“对反对男权主义的力量进行重新定义和重新设置,说明反对男权主义并不是某些具有反叛精神的个人的首创,而是在社会和戏剧中长期存在的潜在潮流”。⁴

美国学者迈克尔·潘勒长期担任戏剧顾问、剧本读评人,对戏剧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其专著《绅士访客:田纳西·威廉斯、同性恋和 20 世纪中期美国戏剧》中,他从同性恋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威廉斯的主要戏剧作品。潘勒广泛地结合了当时的美国社会与文化背景和威廉斯本人的经历,对其作品中的同性恋因素进行了比较深入地挖掘。在此基础上,潘勒指出,早期批评家和学者对威廉斯作品中的同性恋内容很少问津,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经过同性恋解放论者的努力才被人们发现和理解。

以上三位学者都是公开的同性恋者。他们这一独特的身份自然非常有助于他们理解同性恋作家威廉斯。同时,他们也不会像一般学者对同性恋作家或者其作品中的同性恋内容感到“难为情”,不愿或者不敢触及。然而,尽管这几位学者的研究见解深刻,而且也对其他研究者具有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研究仅仅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始,涉及作品有限,也远没有穷尽威廉斯作品中的同性恋主题和内容。令人遗憾的是,在以上三位作家卓有建树的研究之后,以同性恋为视角对威廉斯的研究仍然为数不多。⁵

中国对威廉斯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汪义群教授和郭继德教授较早撰文专门介绍和评价威廉斯。迄今为止,国内虽有威廉斯少数几部作品的中文翻译本,但尚没有研究威廉斯的专著。近年来,国内一大批青年学者开始研究威廉斯,其中不乏才俊,他们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国内研究一般都沿袭了国外研究的传统,绝大多数学者一般都关注威廉斯作为南方作家的身份,经常从“南方种植园经济与文化的衰落”、“女性形象”、“逃亡者形象”、“两性冲突”等角度研究其创作思想或作品。此外,国内研究由于资料有限等原因,一般都局限于威廉斯的个别代表作,对作家的整体创作思想注意不够,对其主要戏剧作品以外的小说、诗歌、传记以及相关研究涉猎有限,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比美国逊色。国内对威廉斯本人的同性恋的性取向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关注较少,近年来虽然有个别青年学者触及其作品中的同性恋内容,但挖掘有限。

学术界忽视威廉斯作品中的同性恋主题和内容有两个原因。一个

原因是部分学者似乎不愿意触及同性恋这一敏感话题。即使在1969年的“石墙事件”以及该事件促成的美国政府对同性恋的解禁以后,他们仍对同性恋讳莫如深,继续探讨比较“安全”的“道德”、“女性”、“南方”等话题。另外一个更为主要的原因则是绝大多数学者不相信威廉斯的作品与同性恋相关。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认为,威廉斯没有写过同性恋作品,因而没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他们这样认为的理由一般都是威廉斯本人于1971年发表的一段声明:

你们还是想了解我为什么没有写一部同性恋戏剧吗?我从来没有觉得有这个必要。我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达我要表达的东西。否则,我的观众面就会窄了很多……我总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广泛的观众群体,因为我创作的主要驱动并不是性取向。我不会把自己的创作局限于书写同性恋群体。⁶

在理解这段话之前,笔者必须指出,威廉斯一贯习惯于晦涩的表达,而且他自己后来也非常清楚,自己的成功在一定意义上应该归功于创作早期曲折隐晦的表达。在以上这段声明中,威廉斯再次故伎重施,结果引起了很多上述学者的误解。笔者认为,威廉斯声称自己“没有写一部同性恋戏剧”,这并不是否认自己的作品总包含同性恋主题或者内容,而是说自己没有一部作品完全为同性恋观众而创作;因为威廉斯一直相信,同性恋的问题(即同性恋受到歧视及相关问题)绝对不仅仅是同性恋群体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全社会的重大问题。他因此希望唤起全社会的同情和理解,而不是仅仅与其他同性恋分享自己的思想。威廉斯一直坚持这一创作思想,也因此得罪了“石墙事件”以后越来越团结、越来越极端的同性恋团体。他们认为,威廉斯作为当时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应该在作品中全部表现同性恋人物,作品也应该更多地针对同性恋观众,借此支持当时风起云涌的同性恋争取权利的运动。而威廉斯的以上态度无疑使他们感到无比失望。1971年6月,当时美国的一个名叫迈克·西尔弗斯泰因的同性恋运动活跃分子发表了一封给威廉斯的公开信,表达对威廉斯的失望与不满。他说,从他发现自己的同性恋性取向开始,他就爱威廉斯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因为父母并不理解他,因而是“陌生人”。之后,只有威廉斯和其他少数人告诉他“同性恋也是美丽的”,而且教会他“如何勇敢地面对世界,如何坚强地生活”。但是,在举

国上下的同性恋集体“出来”以后,他发现威廉斯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勇敢,而是没有勇气“与普通社会划清界限”;在“同性恋大军开始集结并准备发动一场革命的时候”,⁷他们曾经的偶像并没有给予这场运动足够的支持。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因为对威廉斯的作品浅尝辄止,或者仅仅关注其主要戏剧作品,没有发现其中大量隐藏的同性恋主题与内容。除戏剧之外,威廉斯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因为这两种体裁的作品不会像戏剧一样被数以百计的观众同时欣赏,检查机构并没有对其实施同样严格的检查,威廉斯因此在这两种体裁的作品中经常几乎毫无忌惮地表达同性恋心理和经历。由于这些作品远没有他的戏剧作品出名,一般研究较少涉及,而是把注意力局限于所谓的“主要作品”。英国学者斯纳塔·卡罗琳娜·波尔-布利斯基的博士论文《论田纳西·威廉斯主要剧作中性爱的作用》就是这方面很好的一个例子。波尔-布利斯基选取了“一般被认为是威廉斯主要作品的八部戏剧”,“按照时间顺序,对每一部戏剧逐一进行分析”,并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威廉斯作品中充斥着性爱,但他的作品与同性恋并没有什么关系”。⁸笔者认为,如果波尔-布利斯基打开“八部主要作品”这一局限,把研究视野拓展到威廉斯的所有作品,尤其是他的诗歌、小说和自传,她没有任何理由否认这样一个非常明白的事实:性爱对威廉斯来说不是一般认为的男女之间的性爱,而是同性性爱。

当然,造成类似波尔-布利斯基以上错误理解的始作俑者是威廉斯本人。在他创作的早期和中期,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为了躲避检查,威廉斯总是慎之又慎地“用错觉巧妙地伪装真相”,把自己真正要表现的同性恋主题或内容深深地掩藏起来。这导致了观众、读者甚至专业人员(其中包括演员、导演、剧评家和学者)的误读。

但是,令很多人难以置信的是,威廉斯的确写了以同性恋为主题或者主要内容作品。在很多作品中,同性恋甚至是其中“根本的问题”。⁹在这种情况下,忽视威廉斯作品中的同性恋主题和内容无疑会导致理解方面的偏差——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理解是根本错误的。

对于威廉斯来说,写作与同性恋意识根本无法分开。如果说在他创作的早期,同性恋往往被隐藏得无影无踪的话,在其后期作品中,同性恋主题已经变得无可争辩——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威廉斯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公开身份的同性恋人物。如果说这些仍然是零星表现的话,那么,任何一个读者都无法否认同性恋在威廉斯的《回忆录》中贯穿始终的存在——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其中的内容作一个简单的分类,那恐怕只有两个范畴:写作和同性恋。威廉斯在《回忆录》中并没有刻意炫耀自己的性取向或者同性恋经历。同性恋和写作在这本书里之所以同等重要,那是因为在威廉斯的实际生活中它们同等重要。即便在某些作品中同性恋不太明显或者不太重要,同性恋意识依然是威廉斯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1970年,他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从来就没有隐瞒过我的同性恋性取向。我不这么认为,起码我没有刻意这样做。当然,我也没有刻意地炫耀它。在很多方面,如果没有同性恋意识,我就失去了创造的能力。”¹⁰例如,一般观众、读者都会认为《欲望号街车》中的斯坦利·科瓦斯基这个人物充满阳刚之美(而这并不是因为马龙·白兰度——《欲望号街车》电影版中斯坦利·科瓦斯基的扮演者——这个演员健美的形象,而是因为威廉斯明确要求演员具备这一素质;事实上,他在为这一角色挑选演员时格外挑剔),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与威廉斯的同性恋欲望有什么关系。威廉斯的好友,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在他给威廉斯的小说集写的序言中揭示了这样一个秘密:威廉斯曾经对他说:“我的每一部作品中起码都有一个角色能够唤起我的欲望。否则,我是根本不会写这部作品的。”¹¹我们不用怀疑维达尔此言的真实性。事实上,在朋友圈内,威廉斯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从来都是毫不遮掩。在给另外一位朋友的信中,威廉斯更加直白(或者说露骨)地形容同性恋对于自己的重要性:

在这个世上,让我感到幸福、无私、纯洁的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我把精液喷射到纸上,另一种是我把所有的压抑都写在一个青年男性的身体上。¹²

威廉斯的这句话无疑令人震惊。但是,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到这是他写给同样是同性恋作家的好友唐纳德·温德姆的,纵然“肉麻”,这完全是朋

友之间的隐私。其次,我们应该关注写作和同性恋这两样东西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密不可分而且互相交织的关系(威廉斯显然将写作和同性恋活动故意混为一谈)。

在这样强烈的同性恋意识的驱动下,威廉斯的写作生涯根本无法独立于其同性恋欲望及经历。可以肯定地说,同性恋不仅出现在威廉斯的每一部作品中,而且往往始终是他作品中最重要主题或创作意图。无论是在他刚刚踏上文学创作道路的青年时期还是在他名声显赫的四五十年代,无论他在感情生活方面幸福美满还是当亲人、性伴侣相继辞世后孤独、抑郁时,他的戏剧就像他的小说、诗歌和自传一样,总是离不开同性恋这个似乎是永恒的主题。

在少年时期,托马斯·拉尼尔·威廉斯(田纳西·威廉斯的原名)就不像一个男孩,而更像一个女孩。父亲科尼利厄斯·康芬·威廉斯本来对这个儿子抱有厚望,但是,当他发现托马斯的“娘娘腔”以后,他感到非常失望,甚至叫托马斯“南希小姐”。¹³为了逃避暴躁的父亲和控制欲很强的母亲,同时,也为了躲避那些总是叫他“假女子”¹⁴的其他男孩子,威廉斯经常躲到外祖父瓦尔特·达金的书房里,广泛阅读,这意外地造就了作家威廉斯。在中学时代,威廉斯就显露了不凡的写作才能。在这一时期,他的同性恋意识也在渐渐地苏醒。在《回忆录》中,威廉斯虽然讲述了与邻家女孩黑兹尔·克莱默过分亲密的关系,但与此同时,他也往往被年纪稍大的男孩子的身体所吸引。进入大学以后,威廉斯按照惯例加入了大学宿舍的一个兄弟会。虽然他声称自己大学期间喜欢过两个姑娘——还和其中一个发生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异性性关系,但是,在内心里,男性的身体对他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大学毕业以后,威廉斯难以忍受家中的压抑气氛,离家漂泊。在旅途中、旅馆里,他结识、接触了大量的陌生男子。27岁那年,威廉斯“在一家青年旅馆经历生平第一次同性恋性交”。¹⁵虽然他在成名以后身边名媛如云,其中也不乏热烈的追求者,但从那时开始,威廉斯终生都是同性恋。

威廉斯在很多场合都表示,自己写作是为了释放内心的紧张情绪。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威廉斯此处所指的是对神经错乱的恐惧。威廉斯从小与姐姐罗兹关系异常亲密。罗兹从青春期的开始就心理异常,成年后

精神分裂。威廉斯在作品中多次透露,他经常害怕自己也会精神分裂(他将其称为“蓝色妖魔”),而写作对他来说“总是一种心理治疗”。¹⁶罗兹的精神疾病和威廉斯对神经错乱的异常敏感的心态让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威廉斯是害怕自己和姐姐拥有相近的遗传和成长环境,因而很可能会步其后尘。他们进而认为,威廉斯作品中随处可见的暴力场面就是作家实施自我心理治疗、规避神经错乱的明显证据。事实上,这一推断是完全错误的。1957年,威廉斯接受了美国当时首屈一指的弗洛伊德派心理咨询师劳伦斯·库比的长期咨询,尽管后者没有治愈威廉斯的抑郁症,但是,他准确地诊断出了威廉斯精神紧张的真正原因:他的同性恋性取向以及因此承担的巨大心理压力。库比自然也认识到写作和同性恋对于威廉斯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他给威廉斯开出的药方就是同时终止写作和同性恋。当然,威廉斯并没有听从库比的劝说——他既没有停止写作,也没有停止同性恋活动,而是停止了到库比的诊所接受心理分析。

和很多其他同性恋作家一样,威廉斯在作品中一直寻求表现与同性恋相关的意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越是在像麦卡锡主义这样的高压时期,他对此的表现欲望越是强烈,表现形式越是隐蔽曲折,也因而往往越是成功。如果说同性性关系让他得到了肉体上的满足,那么,写作则是针对社会歧视、打压同性恋的做法的一种精神反击;对威廉斯本人来说,这往往更是一种心理疏解。同性恋意识因而成为他似乎取之不竭的创作灵感源泉。在《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的前言中,威廉斯这样论述作家的个性特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

说起来让人尴尬,也有些让人觉得乏味,但是,有些感觉总是在人的内心深处翻搅,希望得到表达;表达既要有力,还要把握一定的度。这样的感觉,无论表现出来以后与真实的内心感受相差几何,都根植于艺术家内心特别、甚至乖僻的关切。因为这些感觉,他有常人不具备的感知能力,他就像一只蜘蛛一样,用超乎寻常的速度,吐出无法丈量的心灵的蛛丝,用毕生的精力,织成一个异常庞大、复杂的网;这个网就是他的情感、想象和非凡的内心世界。¹⁷

这段文字虽然含糊难懂,但是,威廉斯在这里可以说对自己的创作思想以及创作的出发点做了全面的“坦白”。他好像是在笼统地谈论艺术家